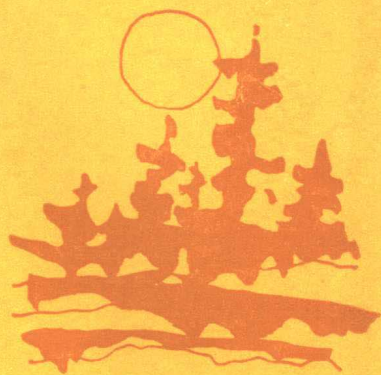




1981年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
获奖作品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年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 获奖作品集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继良

封面设计：陆震伟

一九八一年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

《人民文学》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3 字数 321,000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00册

书号：10078·3359 定价：1.25元

在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

葛 洛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举行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我荣幸地受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和本届短篇小说评选委员会的嘱托,并代表《人民文学》杂志社全体同志,向这次获奖的二十篇优秀作品的二十一位老、中、青作家,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几年来积极参加短篇小说评选活动的广大读者,向一贯热心支持、大力协助这一评选工作的北京和各地文艺界同志们,尤其要向各省、市文学期刊编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包括这一次在内,业已举办四届。四年以来,每到年终,全国各地区各行各业的广大读者,踊跃参加推荐优秀短篇小说的活动,他们投寄的所谓“选票”总计达一百万份以上。四年来一共评选出优秀短篇小说一百篇,向人民群众提供了一批新鲜而有益的精神食粮。获奖的作者,除去蝉联的人数,共有八十九名,其中多数是最近几年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粉碎“四人帮”以来文学创作的巨大成绩,是搞好短篇小说评选的基

础;评选活动的开展,又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队伍的发展壮大。一九八一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又有新进展,题材面有进一步的开拓,艺术上也有新的探求,更多的作家着力于描绘当前农村的新面貌和新变化,揭示劳动人民的心灵美,这些在这次获奖的作品中都得到反映。连续四年的短篇小说评选,加上去年举办的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以及其它文学艺术评选活动,充分显示出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文学艺术兴旺发达的景象,同时也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它使我们更加相信,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几年来的短篇小说评选,坚持采用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做法,实践证明这是进行文学艺术评奖的一个好方法。周扬同志去年在三项文学创作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奖作品。我认为上述做法是同周扬同志提出的这个原则相符合的。历届短篇小说评选委员会既注意严格掌握评选的质量标准,又注意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力求做到二者的统一。实际上,只要把评选工作做得深入些,上述要求就不难达到。例如,四年来获得群众推荐“票”数最多的作品,大多数都已入选;而每年当选作品中的头一篇,又无例外地都是广大群众公认为最拔尖的一篇。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样的抉择是正确的。由此我进而想到,群众观点和科学态度二者的统一,我们不但应当在评奖工作中坚持,而且应当在文艺评论及其它文艺工作中都坚持。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和享用者,他们最有资格来评断文艺作品的成败优劣。在正常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学艺术的意见和要求总是正确的和正当的,而且也总是和党的要求基本上一致的,因为党的正确领导总是体现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和利益。对于来自

人民群众的不正确意见,我们当然不能盲从。不但不盲从,还要按照文艺科学去帮助群众不断提高对于文学艺术的欣赏水平和鉴别能力。不过,由于文艺科学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文艺上的是非往往不容易弄清楚,要正确评判文艺作品和解答文艺问题,有时又需要借助广大群众的意见。当然,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学艺术的愿望和要求,他们真正的“意志”,也常常不是一下子就能弄明白的。所有这些情况,都要求我们不但要努力学习和掌握文艺科学,而且要经常注意调查研究和汲取群众意见,尽可能把两者统一起来,据以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够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在几年来的短篇小说评选以及《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中,我阅读过不少读者来信,这些信大都出自年轻或较年轻的工人、干部、中小学教师和解放军战士之手,读后我感到深受教益。这些热情洋溢的来信,对于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创作的成就,作出很高的评价,同时也经常诚恳地指出缺点,提出更高的要求,帮助我们防止产生自满情绪。例如对于一九八一年的短篇小说创作,读者群众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还表示未尽满足,感到能够震撼人心和十分吸引人的作品还不多,并且指出这可能同作家们的笔锋触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不够有直接关系。我认为读者群众的批评意见是中肯的。尽管上述情况的产生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我们自己总要从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显然,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文学创作,不断提高创作质量,就要沿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继续前进,不是回避而是勇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痛斥黑暗,歌颂光明,深刻反映新生事物战胜腐朽事物的剧烈斗争,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并且在艺术上下功夫不断创新,充分发挥社

会主义文学的战斗威力。当然，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是十分广阔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具有各种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的作家们都可以充分施展其才能，各种题材、各种色调和节奏的好作品都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

同志们，从现在算起再过两个月，就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毛主席《讲话》的基本精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指导了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今天仍然是指引我们文艺事业前进的指针。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和领会《讲话》的基本精神，努力做到和当前的伟大时代相结合，尽可能深入到群众中去，在思想和艺术修养上不断地充实、加强和提高自己，紧握手中之笔，为四化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我衷心地祝愿获奖的作家们在今后的创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一九八二·三·二十二

如何能获得创作的自由

——在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

丁 玲

今天我来这里是向得奖的作家同志们道喜。你们中有很多同志从事写作很久了，也有刚开始写作的。一个作家写出了作品，有读者爱看，有人说好，又给奖，这是使人高兴的。最可怕的是文章拿出去，如石沉大海，一片沉默。所以我为你们的得奖感到高兴。要向你们道喜。

要我来讲话我是惭愧的，我没有资格来讲话。坦白地说，这些得奖的作品，我没有全看，只看了一部分。我是一个不称职的评奖委员，只参加了一次会议。虽然我看过几篇，但我不敢说这便是从几百篇、几千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比较好的作品。因为其余的那些作品我看得很少。因此我只能相信《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去年评奖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在评奖工作中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所以我说我没有资格来讲话。一定要我讲，我只能说我心中有愧。

近年来我读过一些比较出名的作品，认为有一些青年作者的起点是高的。自然，起点高，只是说的起点，是不是能够保持到最后，始终都象起点那么高呢？这还需要不断地努力。文学

这个事业，象跑长跑，路程很长，要能继续跑，跑到最前边去。我已经跑了几十年了，现在仍在跑，我还没有跑到最前面，而是在队伍中，或者是跟在队伍后边跑。你们有许多好条件能跑过我们，跑到最前边去，这是我所希望的，应该后来居上。我希望我们这个队伍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成就。在我们这个队伍中应该从量变质，出更好的作品，出更了不起的人材。因此我要讲出我对你们的希望，提一点建议，讲一讲我们如何坚持跑下去，跑得更好。

年初我从美国回来，听到文艺界有两种意见：有人说写文章更难了，写作不自由；另一种意见说，写文章就是不能绝对自由。这似乎是指创作，但搞理论、评论的同志也叹说：“难呵！文章不好写呵！”我想了一想，认为作家的思想还是要解放，创作要自由，要从各种桎梏中解放出来，不能“怕”字当头，一定要从不自由中获得自由。作家总会从社会生活中得到感应，总会有意见要发表。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只能写自己的感受，不能有这样那样的框框。这几年有许多同志写文章表示要说真话，提倡说真话，这是对的。怎么能说假话呢？那成了骗子。而且假话总是说不全的，经不起考验的，经不住对证的。我赞成作家应该说自己的话，应该说真话。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你自己的话，你的真话，说出来会不会受到旁人的反对呢？自然，旁人的反对也有不正确的时候，但如果是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反对，受到广大人民的反对，那你就应该考虑，不一定是旁人不对，而你自己的话，你的真话可能是不对的了。正因为每个人各自说自己的话、真话，不一定全都是对的，很可能其中有不对的地方，这样自然就将受到干涉，你就会感到不自由了。这种干涉，有的时候象过去那样，不问青红皂白，横加干涉，动不动就扣帽子，那是不对的。但一

般的干涉，就是我们所谓的批评，那应该是许可的，是正常的，那是民主。怎么做到既能自由抒写，又能不受干涉，起码不受到严重的干涉，在民主生活中，在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气氛中取得写作的自由，愉快地写自己的真话呢？这是每个作家都应该努力去求得解决的。

说不应该太自由，我以为也有道理。现在我们很多人，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不顾人家，只顾自己。比如我们到医院看病，有的护士笑脸相迎，轻手轻脚。可是有的护士就只顾自己，一群人大声说笑，发牢骚，议论人，甚至吵架，一点也不为病人着想。有些人横冲直撞，到别人家，不管熟不熟，也不先打招呼闯进去，象到自己家里一样。这都是目中无人，心中只有我才会这样的。写文章也是这样，心目中如果只有我的自由，而没有旁人的存在，只顾自己说真话，而不想想这个真话究竟于人是否有益，那是不行的，是行不通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在不自由中求得自由。我认为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读书，要读马列主义的书，要真读，读得多一点。过去我以为不必读得太多，懂一点就行了；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批评的那样。我听到时，心想，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曾经在马列学院学习一年。自然，那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是很难使人发生兴趣的。那时上课，我只喜欢听陈云同志讲党的建设。因为他的讲授是紧紧联系实际的。另外有几个马列主义大师，尽管能背书，引经据典，却引不起大家的兴趣。直到“四人帮”时，在秦城监狱里，我才对马列主义的书发生兴趣，对《马恩选集》爱不释手，白天黑夜，觉得这些书不够我读的。读这部书，我是不是把政治、经济都弄懂了、弄通了呢？没有。我把《资本论》反复读了两三遍，还是不懂，或者是似懂非

懂,或者当时好象懂一点,过后又忘了。如果现在要我按照马列主义原理讲讲现代的政治经济,我是很不行的。但我是在那里读“人”,接触两个极伟大的人。我读他们的哲学,是读“人”,读政治经济学,还是读“人”,读军事学,也仍是读“人”。我就爱这两个人。我读他们的著作,领会他们的思想,看他们的活动,都是在了解两个最可爱的伟大的人。我从他们两个人去接触当时的社会、社会问题,于是我认为自己慢慢地更懂得他们,懂得他们的灵魂,懂得他们所说的话。那时我虽然关在一间小牢房里,但我的精神却是成天与他们相处,我愉快地生活在他们当中。我感到自己的眼界宽了,思想境界高了,我不再为个人的事情、问题而烦心,我能超然了。我也学会看人、看事,懂得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什么事能为而不为,什么事不能为而必须为。于是我可以主动,我感到自由了。我现在写文章、说话都无所顾虑,什么也不在乎。我说这些,毫没有自我吹嘘的意思,以为自己读懂了马列主义,掌握了马列主义,什么都正确了。这不过是我读马列著作的一点点体会,我无非是讲点自己的经验供大家参考。

但读书毕竟还是限于书本本。作家单靠书本是不能创作的。作家要吃透消化这些书本本,必定要到群众生活中去,把生活同理论结合,融合,让自己感受的东西,心中所产生的东西,都能同群众一致,让自己的思想感情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合乎群众的要求,代表群众的意愿。但到群众中去不是很容易的。三十年代在上海,左联号召过一些同志到劳苦大众里去,我就到工厂去过。说老实话,我去的时候,总是有点担心,政治上的压迫,特务的监视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工入宿舍区住的全是工人。我一进去,是陌生人,大家都盯着看,一个年轻女人,找男工干什

么？尽管我穿一身布旗袍，和一般女工的穿着差不多，但总是不象他们的人，总脱不掉一股知识分子味道。我同那个男工在小阁楼里谈话，街上就站着好些人等我出来。我去过两三次，就不想再去了。到了延安，在文艺座谈会以前，我到川口乡下住过，但时间不长。一个时期以来，作家下农村，总认为是去找人谈话、搜集材料，或者是参加指导工作，很少想到是去交朋友，找知己，找“韩荆州”去的。作家总会认为自己懂的东西很多，感情细致、思想丰富，而工农群众文化水平较低，头脑简单，他们是无法懂得作家，懂得写作的。因此下去一般都有“五日京兆”的思想。何况有一些作家摆架子，官儿不大，架子不小。群众是怕官架子的，讨厌官架子的，这就是说，人即使下去了，工作了，但没有同群众贴心。现在许多年轻作家，从他们的作品看，的确都有或多或少的群众生活。他们中有的下乡插队，有的入伍当兵，有的在工厂当工人，有的在基层单位作群众文化工作。但究竟是不是很深入，和群众是不是心贴心，同群众是否能完全一致，这是我们应该进一步要求自己的。我以为作家要下去，到生活中去，到任何地方去，都不是为着去拿材料的，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中间的一个，不是上边下来的，不是外来户。要让人家感到你去了是他们家来了一个亲戚，是一家人。我在底下许多年，是慢慢才懂得这一点的。幸运的是后来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下定决心，不存幻想，丢掉个人打算，一辈子在下面，安身立命，在陌生的、在对我鄙视的人群中从头做人，从零做起，从负数做起。这倒也好，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地周围的人对我的看法变了，从敌视到不敌视，从不敌视到平等友好。这样自然就产生了感情。我感觉到在群众斗争中生活的愉快舒畅，彼此了解，彼此信任，我完全可以自由地工作，不必谨小慎微，提心

吊胆,处处设防。我逐渐把他们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来考虑,我们互相帮助,彼此没有什么保留。自然,这虽是我的幸运,但最好还是不要采取我那种形式下去。最好最正常的是自己下去,长期下去,长期学习,学习社会,学习做人。这样就一定会有所得,就能得到创作的自由。现在的青年作家中,我相信就有与我有同样感受的人。

批评,我认为应该真正作到百家争鸣。理论批评家应该经常、密切注视创作,注意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思潮,关心它的健康发展,应该写批评文章,和作家平等地交换意见,讨论商量,打破那种只作结论、作指示的衙门作风。批评时不要怕丑,不要只想说正确的话,一句顶一百句,那样就会没有批评文章,没有理论了。认为批评文章难写,可能一是由于自己心中无主,遇着问题要看风,看领导;二是想等别人讨论,自己只做结论,谁说在最后,便说得最好;三是怕得罪人,怕伤了自家人的和气;四是一时思想不通,说自己的话,说真话,担心不合潮流;说假话不好,又怕说不全。这些都是怕字当头,怎能做到百家争鸣?!我以为,写评论文章,要敢说,即使说错了,说得不充分,不完全,有什么要紧呢?谁都可以由错误到正确,由不完全到完全嘛。须知这是为了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是为了打击某些人或装点某些人嘛。

一篇作品出来,常常会遇到两种相反的意见。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反对的有什么理由,叫好的又是些什么人。去年冬天我在美国,免不了有人要问这问那,开座谈会,讲话,解答问题。反映就不一样。有人写信回来说:“听了丁玲讲话有些人很失望,但我走出会场时却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有个台湾人,思想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在他写的《丁玲印象记》中说:

“不少人在与丁玲见面谈话后，表示失望。既说失望，可见本来有些期望：期望什么呢？期望她大骂共产党混帐，好使这批小资产阶级脆弱的反共认同少摇摆些；期望她透露些竹幕低垂下的悲惨片断，供他们作为轻音乐声、咖啡香中撇嘴喷舌的素材。失望后，他们替丁玲冠上‘心有余悸，噤若寒蝉’的帽子……”

自然这里那里都会有坚定反共认同的人。我们从这里可以明白隐藏在一些热情鼓掌后边的东西。世界是复杂的。我们要教育一些人，要争取更多的人。但千万不要为别人的鼓掌而冲昏了头脑。我们中国的作家，一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热爱祖国，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就能取得创作的自由。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繁荣，是靠我们、靠青年作家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地努力前进。祝愿同志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创作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一九八二，三，二十二



书 号: 10078·3359

定 价: 1.25 元

目 录

在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

的讲话·····	葛 洛 (1)
如何能获得创作的自由·····	丁 玲 (5)
内当家·····	王润滋 (1)
卖驴·····	赵本夫 (21)
一个猎人的恳求·····	[鄂温克族] 乌热尔图 (37)
飘逸的花头巾·····	陈建功 (59)
女炊事班长·····	简 嘉 (85)
路障·····	达 理 (113)
黑箭·····	刘厚明 (139)
普通老百姓·····	迟松年 (153)
山月不知心里事·····	周克芹 (177)
少年 chén 女 ·····	舒 群 (195)
大淖记事·····	汪曾祺 (231)
头像·····	林斤澜 (253)
蛾眉·····	刘绍棠 (269)
黑娃照相·····	张一弓 (285)
爬满青藤的木屋·····	古 华 (301)

飞过蓝天.....	韩少功 (329)
本次列车终点.....	王安忆 (349)
金鹿儿.....	航 鹰 (379)
拜年.....	鲁 南 (401)
最后一篓春茶.....	王振武 (419)
喜看百花争妍.....	《人民文学》记者 (441)